

启民可汗

北方
皇朝

鲜卑时代

杨道尔吉·著



北方星灿
鲜卑时代

责任编辑：李扬 哈斯托娅 / 装帧设计：马东元

启氏可汗



ISBN 978-7-204-09362-5



9 787204 093625 >

定价：27.00 元



鲜卑时代
启民可汗

杨道尔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民可汗:北方星灿 鲜卑时代/杨·道尔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04—09362—5

I. 启…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610 号



文学抒写的鲜卑时代

(总序)

早在2世纪中叶,鲜卑族崛起于亚洲的东方,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经过休养生息与发展,于公元4世纪初穿越阴山山脉,以铁马金戈之势,闯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表演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他们先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大漠,建立了魏国(历史上称为北魏),定居于盛乐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县),随后挥戈扩土,于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方,从此掀开了北朝历史的第一页……

自魏世祖拓跋珪称帝到周静帝禅于隋,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个时期被史家称为“鲜卑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主宰中国半壁江山的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充满了纷争、对抗的动荡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洋溢着血性与冒险的传奇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竞争与融合的多元化时代。

这个独具个性色彩的时代,曾被古代的历史学家有意忽略和歪曲。因此格外吸引当代人探究的目光,令他们久久地在此流连忘返……

正因如此,内蒙古的多位知名作家,才用文学的形式,做出了再现鲜卑时代的努力。他们经过多年对历史的研究与探索,写出了多部反映鲜卑时代的长篇小说,生活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这套书凝聚了鲜卑时代的历史,众多人物演绎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成败

悲欢。

他们是皇帝、太后、公主、将军，他们也是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们作出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也有着男人与女人所追求的欲望与爱情。当壮烈的历史活动与人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小说艺术最能打动每一位读者的情感和心灵的时候。况且这些曾经载入中国正史的历史人物所生活的历史场景，都通过作家灵动的笔锋一一再现，那古老质朴的自然景观，那绚丽如画的民风民俗，那神秘浪漫的人文环境，那丰厚灿烂的多元文化，都将给读者哲理的启示和美的享受。

卷

首

语

中国历史上的突厥民族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民族,她的历史积淀、族源传说、语言文字及习俗文化等等历经一千多年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从今天的草原民族,如蒙古族身上仍然可以窥视到突厥民族的影子。形成于6世纪中叶的突厥汗国到了6世纪70年代时已经形将裂溃,而与此同时在曾经是秦汉帝国政治中心的长安则孕育着一个就要统一中国的新王朝——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位美丽的千金公主远嫁突厥汗庭,掀开了一个优美的故事的序幕……

突厥青年贵族染干率直勇敢,是突厥汗国的侧支突利可汗庭的王子,因为肩负迎婚使的重要使命,而与远嫁突厥汗庭的长安千金公主邂逅生情,此后他便被卷入到情感和政治角逐的漩涡中。他试图用强有力的理性力量冲出漩涡,并找到一个生命的方向,但他却失败了。民族激情和草原上的风暴一样无序且富有力量,染干王子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似的被漂浮在草原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被赐予

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责,而他在履践这种职责的时候也力图扭转一些已存的谬误,却仍然没有逃脱被驱逐溃逃的厄运。在他的形象体性中,一方面热爱并捍卫着突厥民族固有的精神本质;另一方面也向往着中原文化的内涵。在他被逐漂泊的无奈之际,幸运地被刚刚诞生的隋王朝赐封为“大突厥启民可汗”。

本书是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影子。在使这个故事能够被现代人接受的努力中,一定会有一些虚拟的成份,甚至会有一些取悦于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东西。然而,本书对于草原历史环境的摹写,对于历史民族习俗的表现,对于历史人物内心感受的表达等等,则力求真诚且有所凭依。

第一章 突厥乌贺山

大突厥突利可汗的牙帐设在乌贺山前面开阔的草原上。初秋的风从遥远的西北刮来，把齐腰高的厥草抚摸着，一浪波起一浪。一条细窄的小河顺着乌贺山西北的豁口流出来，从乌贺山山前向东南方向蜿蜒流去，波光在草丛中时隐时现。一群悠闲的突厥马散漫地排在草地上，俯着头，在草丛中拣选着令它们满意的佳味……

突然，马儿们都抬起了头，仿佛在谛听着什么；一群沙燕腾地飞掠而起，在低空中炸散开来。马儿们急促地挪动着，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它们的头都朝向东南，紧张地张望着。

静静地过去了一会儿，一匹骏马从东南的山梁上飞奔而下，冲着乌贺山前的汗帐驰去，示警的大鸣镝响了起来。

突利可汗的牙帐很简单。一座稍大一些的圆帐立在中间，四周散布着几十顶小帐。鸣镝响起后，小帐里迅速窜出一群宿卫模样的兵卒，列队站在中央大帐的前面。

突利可汗处罗侯微微侧着身，等待着鸣镝过后的动静。可汗帐里的人都能听出来，鸣镝携带的信息并不恶劣，甚至还有一些喜悦的色彩。因此，隐藏在乌贺山后面的大队突厥人马并没有竖起他们的战旗，一切仍是那样

平静。急促飞驰的骏马渐渐逼近，马蹄叩击在草地上的“嗒嗒”声也在这种宁静中增加了一些欢悦的节奏。一声清脆的“报——”从可汗帐外喊出来。

“进来！”可汗喝道。

报信的信使俯着身子，挪进了可汗帐。

“说，什么事？”可汗问道。

“染干王子归来了。”

“噢？他在哪里？”

“他在后面，顷刻就到。”

“怎么样，他胜利了吗？”突利可汗站起身问。

“染干王子与赫室韦人决战，胜利了。”

“哦——”可汗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他应该胜利。”

“染干王子还俘获了赫室韦的首领。”

“好样的！他还远吗？”

“他带着战利品，已经到了。”

处罗侯高兴地走出帐外，秋天的阳光清亮而明媚，突利可汗的牙帐旁边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可汗的大可敦（夫人）、可敦（妃）们都从帐中走出来，隐藏在山崖草丛中的突厥人们也都陆续地探出头来，迎接远征而归的青年王子——染干。

这是鼠年盛夏的事，这时距离伊利大可汗创建的大突厥汗国仅仅过去了二十八年。高车政权彻底覆灭，柔然汗国也已经消亡，大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漠北和西域。突利可汗处罗侯则控制了突厥汗国东部的地区，契丹、奚和室韦诸部都在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只有从遥远的北部黑森林里冒出一支赫室韦的小部落，自去年入冬以后，便开始与突利可汗挑衅，逼迫着突利可汗的牙帐不得不西撤至乌贺山下。突利可汗只好积极地应对，经过几个回合拉锯式的激战，处罗侯认为赫室韦的主要战斗力量已经受到销蚀，于是便答应了儿子染干的请求，让他率领一支六千人的精兵，前去与赫室韦进行一次决战。染干王子这次是第一次单独出征，临行前，突利可汗曾仔细叮嘱过儿子，一定要小心谨慎。染干王子出征后，突利可汗无一日不牵挂着儿

子。现在让处罗侯感到满意的是，染干终于胜利了。

染干王子谢恩，单膝俯跪在处罗侯的面前。处罗侯用右手在染干的头上抚摸着，默默地仰望大帐中的天窗，嘴里喃喃地祝祷着什么，然后用手臂扶起染干。

染干退出，率领着归来的士卒完成了例行的祭火仪式，又一次听到父亲在呼叫他。

“染干”，处罗侯在可汗的帐中很严肃地问道，“赫室韦被你打败了吗？”

“是的，父汗。”

“你很了不起，你为大突厥汗国争得了荣誉。”

“谢父汗夸奖。”

“那么赫室韦的首领呢？听说你俘获了他。”

“是的，父汗。”

“人呢？”处罗侯问道。

“父汗是说——”

“赫室韦的首领啊。”

“父汗！我又释放了他。”

“什么！为什么不押来见我？”

“他已经俯首表示臣服，我想即使是父汗您也会同意我释放他的。”染干嗫嚅道。

“你——”处罗侯紧紧地盯着儿子看了许久，才问道：“赫室韦的首领叫什么？”

“他叫合不勒汗。”

“哦——合不勒命不该绝，有青天护佑着他……”处罗侯仰天唤了口气。

“父汗……”染干在处罗侯的身后轻轻地叫道。

“染干，你应该知道，你放走的是一条凶恶无比的狼啊！”处罗侯的双眼突然闪射出蓝光，直射染干王子。

“可是，父汗，我知道他可能也是一条知恩图报的狼！”染干十分倔强地回复道。

处罗侯没有像往常一样愤怒起来，他很奇怪他的儿子今天怎么如此自信、如此倔强？他长大成人了，或者说他已经具备了某种只有在成年人身上才有的直觉，这种直觉需要在草原上的漫漫长夜中经历许多次围捕野兽或者被野兽围追之后才得具备，难道染干王子，这个十九岁的雏狼就已经具备了么？处罗侯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腰部，那里有一柄锋利的佩刀。这把佩刀只要出了鞘，便会在顷刻之间将面前的敌人刺死。处罗侯当然不会在儿子面前发怒，但是他的脸色却越来越严峻，以至于现出铁青色，并放出寒光。染干没有动，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仰望着自己的父亲。

那把佩刀终于没有出鞘。处罗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把染干王子披搭在额前的长发向后撩了撩。

“去吧，染干，在营中找一个女人去吧！”

染干没有说话，他后退着身子，谦恭地从可汗帐的帐门退出。但是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他便又一次在帐门外呼报着要进来。

染干的双手捧着一件赤红赤红的貂皮围披，那围披还射出熠熠的光芒。

“那是什么？”处罗侯问道。

“这是一件上好的奚貂围披，是赫室韦首领合不勒送给父汗的。”

“这是赫室韦人做的吗？”

“不，是他们从奚人手里抢掠来的。”

“这真是一件好东西啊。”处罗侯接过围披，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触摸着。

“是的，父汗，这件好东西现在已经属于您了，儿子要把它献给您。”染干指了指那件貂皮围披，说道。

“可是，我不能要！”处罗侯仍然用手摩挲着那件围披。

“为什么呢？父汗。”

“过几天，我们要去大可汗的营帐。这件宝物要送给大可汗享用。”

“我们要去于都斤汗山吗，父汗？”染干王子问道。

“是啊，沙钵略大可汗向长安的大周皇帝乞婚，过些日子就要把大周的公主送来，我们能不去吗？我们能不奉上最好的礼物吗？我看啊，这件貂皮围披正好是最合适的礼物。”

“啊，是这样。”染干王子若有所悟。

染干王子所在的乌贺山营地是父汗突利可汗的属地。突利可汗虽然也是突厥贵族阿史那氏族后裔，但突利可汗却不是大可汗，只是大可汗麾下的一名可汗而已。像突利可汗这样的可汗在全突厥领地内还有三位，都是阿史那氏族后裔，都是同宗而异支。

阿史那氏在突厥内部是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族姓，像染干王子这样的贵族子弟一定要知晓这个道理。跟着这个道理还有一个更离奇的传说，同样在阿史那氏贵族子弟中口耳相传，代代相诵。据传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突厥部落被邻近的强大部落所打败，并且杀尽了这个部落的所有部众，只留下一个刚满十岁的小男孩。邻国的兵士看到这个小男孩太小，不忍心杀害他，于是便砍掉了他的双脚，把他扔在草丛之中。过了几天，就在这个小男孩奄奄一息的时候，来了一群狼，为首的是一只母狼。这群狼看到了这个小男孩，竟然没有伤害他，还给了他一些肉吃。慢慢地，小男孩的身体恢复了，也就成了一个狼孩，和群狼生活在一起。及至小男孩长大成人，也只能与雌狼婚合。相邻部落的首领听说这个男孩还活着，就又遣派兵士前来追杀，带兵者找到小男孩时，却看到一群狼围在他的身边，便召集更多的兵士，想连群狼一起剿杀。狼见形势凶险，一口气奔逃到高昌国西北的博格达山里。此山中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有数百里方圆，四面都是群山环抱，中间却有平壤茂草。群狼隐匿在其中，繁衍生息，竟有十子诞育。这十个男儿渐渐长大，外聘妻子，再衍子孙，各成一姓，其中就有阿史那氏。

阿史那氏突厥奉狼为图腾之物，他们的旗帜上都刻着狼头。

早先的阿史那氏生活的环境，距离博格达山并不遥远。他们在博格达山周边发现了许多矿石，于是就开始了冶炼，渐渐地学会了锻冶技术。除了粗放的游牧生产习惯外，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锻造技术的学习和改进之上。他们锻铸了许多锋利的宝剑和刀，却因为人少势寡，最终不敌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东方柔然人。臣服于强大的柔然部落。柔然贵族让突厥人充当他们的“锻奴”，世代代为他们锻造兵器。

突厥人在柔然部落的压迫下，苦苦地等待着，热切地期待着，期待着突

厥本部能够出现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可以带领他们反抗柔然的压迫，并且能够在英雄的率领下找到自己的尊严。终于等到了！那个人叫“土门”，是染干王子的曾祖父。“土门”的含意就是万人长，是突厥部落的首长，阿史那氏。他联合博格达山南部的铁勒部落共五万多人，向东进发，大破长期统治突厥人的柔然部落，建国号突厥汗国，自号为伊利可汗。这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得并不太遥远。今天的突厥汗国大可汗是沙钵略大可汗，是伊利可汗土门的孙子。伊利可汗土门有三个儿子，长子乙息记，次子木杆，三子佗钵，这三个儿子都曾先后担任过大可汗，都是兄终弟及。在这并不漫长的二十八年岁月中，竟然先后有三代人、五个大可汗统治大突厥汗国。大突厥汗国版图辽阔，包括西域绿洲地区。伊利可汗曾有一位英雄弟弟叫室点密。室点密往西域开疆拓土，统治了辽阔的诸城邦和草原。室点密也建立了另外一个突厥汗国，他虽然表面上承认是大突厥汗国的属部，但实际上往往自己主事。室点密建立的那个汗国通常叫西突厥国。

大突厥汗国这一边呢，伊利可汗在创建了大突厥汗国的同一年，便逝世了。汗位传给了他的长子乙息记可汗，就是处罗侯的父亲，染干的祖父。乙息记可汗只做了一年大可汗，便逝世了。他死后，遵照他父汗的遗愿，将汗位传给了自己的二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英勇无比，他在位二十年，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这一时期，连西部突厥室点密也对大可汗服服帖帖，尊崇倍加。

木杆可汗有一个儿子叫大逻便。按照木杆可汗的卓著功勋，全突厥的人都愿意他的家族能够承担起突厥可汗的承续责任。然而木杆可汗却没有这样做。临终之前，他执意将象征着汗位神权的狼头纛交给了自己的三弟佗钵可汗。乙息记可汗是染干王子的祖父，木杆可汗是染干王子的二祖叔，佗钵可汗是染干王子的三祖叔。

佗钵可汗掌汗权十年，于猪年逝世。佗钵可汗对他的二兄长木杆可汗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很感激木杆可汗将汗位传给他，因此在他弥留之际，他发下遗诏，要将汗位传给木杆可汗的儿子大逻便。可是当他真正逝世之后，大逻便却没有接过那柄狼头纛。大突厥汗国的政治危机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木杆可汗一生宠幸着一位可敦，据可汗庭的人们传说，这位可敦既贤且慧，而且艳丽照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她的出身不够高贵，她的父亲是阿史那

氏的家奴。木杆可敦的低贱出身最终严重影响了儿子大逻便能否顺利继承汗位的进程,尽管木杆可汗曾经为大突厥汗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缺憾仍然无法掩藏。

把木杆可汗娶贱奴为妻、大逻便的出身低贱这种遗憾放大,并阻止大逻便登上汗位的,就是现任大可汗沙钵略摄图。佗钵可汗逝世后十天,当时还是摄图王子的沙钵略大可汗便召集了由阿史那氏贵族参加的贵族会议,对大逻便的低贱出身进行了揭露和攻击。在摄图王子的鼓噪下,阿史那氏的众贵族便由迟疑进而坚决反对大逻便继承汗位,当然也没有人支持摄图王子即位。摄图王子只好推荐佗钵可汗的儿子奄罗承继汗位,众贵族表示没有意见,可是奄罗本人却无意于当汗,因为当时大逻便王子拥有木杆可汗留下的一支非常精锐的禁卫部队。佗钵可汗生前出于对木杆可汗的敬意,也十分袒护大逻便,使大逻便势力的发展在佗钵可汗时代有增无减。因此,奄罗不敢得罪大逻便,也就不敢贸然承继汗位。

大逻便是佗钵可汗指定的继承人,但他因为出身低贱不能承继汗位;佗钵没有兄弟却有儿子,便是奄罗。奄罗能承继汗位,却不敢承继。然而大突厥汗国不能没有可汗,于是在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摄图王子举起了狼头纛,成了突厥的大可汗,自号为沙钵略大可汗。贵族会议第一次呈现出死一样的寂静。大逻便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却也没有公开支持。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突厥汗庭的气氛异常紧张。很长一段时间里,汗庭所在的于都斤山没有兵喧马嘶,也没有欢腾雀跃。沙钵略大可汗下令各王齐集汗庭,但是响应者竟然连半数都不到。

大可汗的权威不能树立,这使得沙钵略大可汗本人十分恼火。他决定以武力来确立汗威,选择的对象自然首先便是大逻便。

大逻便王子的牙帐驻扎在瀚海附近的错子山。当他得知摄图王子已经自立为沙钵略大可汗后,既没有表示祝贺,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他选择了沉默。当沙钵略大可汗率领着突厥之众前来征讨时,大逻便王子坚决地带领着自己的禁卫军与沙钵略大可汗会战在瀚海。因为沙钵略大可汗是染干王子的亲伯父,所以染干曾经跟随父亲处罗侯参加了那一次战争。瀚海之地一望无际,战马在旷野上踢溅起尘土,遮天蔽日。紧接着连绵不断的细

雨，雨雾蒙蒙，继而泥泞难行。处罗侯紧拽着沙钵略大可汗的马缰，恳请他下令休息。沙钵略不得已下令突厥兵马退回汗庭。大逻便也没有追袭，战事就这样无胜无负，算是告一段落。

沙钵略大可汗在大汗帐中停息了不到十天，便又要下诏出征。这一次他准备征讨的对象不是南边瀚海的大逻便，而是北边林地的奄罗王子。在对大逻便发动战争前夕，沙钵略大可汗曾诏令奄罗一同出征，但奄罗却按兵不动。息战后，沙钵略大可汗又谕令奄罗王子来汗庭议事，奄罗也没有响应。沙钵略大可汗便恼怒万分。因此他举起了狼头纛，准备北征奄罗。

奄罗没有像大逻便那样沉稳。他面对沙钵略大可汗的威胁，感到很畏惧。于是他从自己的领地独洛水往北撤了一百里，表示对可汗权威的敬畏。这一回仍然是沙钵略大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出面，劝说可汗退兵。沙钵略大可汗收到奄罗王子送来的五十匹良马和银镫后，退兵回到了汗庭。

到了冰雪覆盖的冬天，于都斤山汗庭发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诏令，可是此时所有的突厥人却都感到自己像离了群的鸿雁一样，孤零零地盘旋在空中，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

第一诏：敕封奄罗王子为大突厥第二可汗。

第二诏：敕封大逻便王子为大突厥阿波可汗。

第三诏：敕封处罗侯王子为大突厥突利可汗。

那时候，乌贺山的处罗侯盛情地接待了送达诏封的汗庭使者。他问这些信使说：“贵族会议同意了吗？”

“没有。”

处罗侯再没有往下问，他在那顶宗族火祠帐房旁静静地跪了一夜，才接过了那一柄象征着敕封权力的长剑。

于是便有了大可汗麾下互不统属的三个可汗，分别驻扎在于都斤大可汗庭的南、北和东边。这三个可汗庭的关系很微妙，三个可汗庭与大可汗庭的关系也有疏有近、时疏时近，只有乌贺山的突利可汗庭与大可汗庭关系最亲密，因为处罗侯是大可汗的亲弟弟。